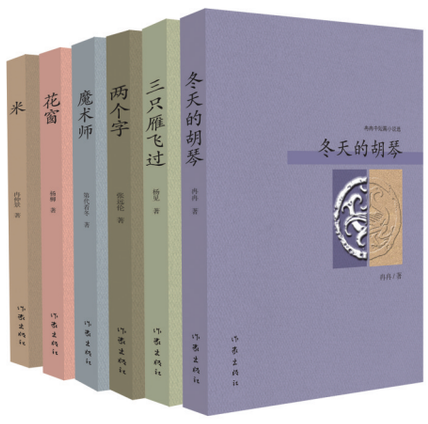
“重庆市少数民族作家精品丛书”专栏

凝神就会看见

□冉 冉



我是近些年才开始小说创作的，在我为数不多的作品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畸人（有聋子、瞎子、哑巴和呆子），这些无意间写出也许并不那么重要的人物，某一天引起了我自己的注意。这或许来源于下意识里对那些因残缺而耽湎于某种专注的人带有敬意的好奇吧？以瞎子为例，他的肉眼虽然看不见，但耳朵却异常灵敏，而另一双不知道隐藏在哪里的眼睛却帮他看到了肉眼无法看见的东西。聋子也一样。这不是器官代偿所能解释的问题，而是专注和凝神帮助了他，宁静的耽湎和观想帮助他看到了更深更远的景象，让他发现了更本质的存在。我偏执地认为，在某些时候，他们常常比正常人更具洞察力、想象力，也更具有朴实的智慧。

我有一个朋友，失明多年的一双眼睛像两个岩洞，里面什么都没有。据说他给人算命准得很，然而他却以卖艺为生。每年冬季，我家附近的天桥下面都有他的胡琴声（别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卖艺的地方常常有人卖花：冷风、梅花、拉二胡的老人仿佛三位一体，大家都习惯了，连城管也不大撵他。给他钱的不少都是老“顾客”，他们给钱，一点不像施舍，倒像是某种问候，是某种间接的充满敬意的联系。他那么干净、那么自尊、那么安详和神秘，他拉的曲目不多，每一首都真切动人。对于我，不管我的脚步有多轻，也不管我周围有多少人，只要我一出现，他准能分辨出我的气息。有一次，我悄悄地在他的面前站了很久，正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说，你一直皱着眉，你的眉毛给你带来了不好的面相。我说，你的腮在用力，歇着的手也在用力，你也不那么开心。他说，他看见某某在受苦，心里难受——那是在远方的一个人，我们都认识。他一定有许多这样的时刻，难受抑或是高兴。我完全相信他看得见许多人的命运，并在暗地里与他们同悲共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写作，却沉溺于回忆。长久的内视和倾听，唤醒了藏匿在黑暗深处的人事物，那些碎片，那些细节，那些事件，那些蜿蜒起伏的命运不再暧昧不明而是重新具有了意义。由是我看见了关联、看见了启示、看见了若隐若现的因果，我为这发现，为和它们发生这种失而复得的亲密关系欣喜。更重要的是，我不再需要绞尽脑汁搜寻词汇来对它们进行表述，而是语言穿过我的凝神直接抵达了它们。

因为写作，我的生活一直分成亦真亦幻的两部分。我习惯将现实当成回忆来间离，我希望这样的间离有益于我的观察，使我对事物的判断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我一直认为对应万物奥秘的语言无法在外部寻觅，它只能来自心灵，而凝神并敞开的途径是通向它的惟一途径。

小说创作带来的快乐是它延伸、扩张了那受限于诗意疆域的未及展开的凝神，使我领受到生活的丰富和广阔。在那里，一切都鲜活都自由都闪耀着或明或暗的光辉，我可以再活一次或者多次，可以和许多人同悲共喜同死共生，我们在那里所发现所领略的生活甚至比现实的生活更加可感可靠因而也更为本真。

由凝神带来的宁静、智慧和力量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也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所能得到的最好奖赏。

（摘自《冬天的胡琴》，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衣如羽翼

□杨 柳

祖母的床头有只揭柜，这揭柜是她的嫁妆，多年来一直盛放荞麦、绿豆、芝麻等少量杂粮。自从我的母亲带着丰厚的妆奁嫁入这个家族，祖母这只揭柜便不再盛放粮食了。眼看自己在老迈的路上越走越急，祖母便安然卸下管理家庭的职责，转而专注另一件事情，开始着手打理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行装，那只揭柜便专门用来存放她的老衣了。她声称：“说不定哪天，我就要做远客了，得有几身体面的衣裳。那边的人见了，晓得我虽苦，但末了也是享过福气的。”

祖母这么说着，仿佛即将到来的远行，只是去山那边走一趟远亲，稀松平常得很，倒是对“那几身体面的衣裳”兴致颇浓。母亲和姑母明白，也认真地筹备着她的老衣。

说是筹备，其实只是姑嫂俩偶尔从寨子十几里外的乡场上为她买下一两件行头，带回来悄悄交给她。紫色的对襟宽袖中袄，全身爬满金色的龙凤，袖口和下摆则用黑缎镶了边；斜襟的红缎长袍，也是衣襟和下摆镶黑色宽边，全身开满大红的菊花。还有各式衬衫、袄子、袍子，各色中衣，颜色猩红、浓紫、暗绿、深褐，每一件都是亮面绸缎，浑身绣满大花，镶了黑色宽边，颜色、造型都触目惊心。有一次，母亲甚至为祖母买回一双黑底红面的绸缎鞋，两头船儿一样翘起，鞋底和鞋面绣了粉艳的莲花。那样的鞋，不像是要穿上赶路，用祖母的话说，“穿起躺。”

武陵山寨的人对活着潦草而忍耐，对后事却十分郑重。活在人间，布衣草履，淡饭粗茶，劳苦一生，离开人世，必得锦衣华服，算是犒劳和慰藉。那样子不像去赴死，倒像是去赶赴一场盛宴。此生已矣，来生就在眼前，赤脚的人相信此去必香车宝马，布衣者将相王侯。

父亲和姑母为祖母置办老衣，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一年半载买下一件袄子，再隔三五个月，买回一双袜子，或者一条中衣。姑嫂俩每每带回小物件交给她，她接过，用鼻子嗅嗅，再细细摩挲，老眼凑上去，查看花朵的绣色，嘟囔：“好绸缎。”下一次，她会说：“好丝线。”或者：“好针脚。”然后，她用脑门顶开厚重的揭柜盖，把所有的收藏都抱出来，摊在一只巨大的竹筛里，一件一件细细摩挲检视。那时候，满筛子的老衣，红的红得暴烈，白的白得惊诧，黄的黄得狰狞，绿的绿得鲜辣，黑的黑得阴沉，褐的褐得诡异，纷纭繁复，嚣张凌厉，看得我心惊肉跳。祖母把这些行头一一摩挲检视过，又一件一件叠好，小心放进揭柜。等她“咣当”一声放下又厚又重的揭柜盖，我才舒一口气，放下心来。

就这样，他们仨不疾不徐地，让这件事情缓慢从容地进行下去。

祖母对老衣的兴趣大大超过她的日常穿戴。那时候，她终日穿一件黑色棉布长衫，胸前系一张缀有银兽头的黑色围腰，头包黑色丝帕，像一团黑色的旧时光。只有赶集、参加乡村宴席、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或是去我的姑母家，她才会换上阴丹蓝长衫。为病痛摧残，她已不能下地劳作，每天留在家里，照看管教我是她的主要工作。麦收时节她用麦秸叶编蚂蚱逗我玩，端午后棕树长出新叶，她砍下来编成长辫子系在我脑后扮长发姑娘。李子将熟，她每天去院坝里的树下为我打望，几步路就累得她气喘吁吁，咳喘半天。

我的双胞胎弟弟出生后，我就从母亲的床上移到祖母的床上，与她同眠。夜里躺下，她噗地一口吹灭灯，黑暗里就讲开了传奇

——起初，这世上一个人也没有。一个神仙爱好捏泥人，捏了许多泥人玩儿，最后，泥人都成了活人，人生人，人又生人，地上来来去去才有今天这么多人；

——她见识过的旧时大户人家的规矩礼仪，小姐们的穿着发饰，单一只玉簪子就值十亩水田；

——我早逝的祖父长得斯文秀雅，他年轻时一直贩卖绸布，生意不错，后来却在店堂被抓了壮丁，此后一辈子再未相见；

——十五月圆，有个朱姓小孩子用手指了月亮，结果趁这孩子入睡，月亮悄悄进屋，割了这孩子的耳朵，此后，朱家子孙，个个耳廓都有小缺口；

——赵家湾老爷的太太不育，老爷求遍诸神无果，终日郁郁。有次老爷独饮，酒过三巡，已至深夜，灯火渐弱，老爷于微熏中，见灯芯上燃起一粒灯花儿，那灯花儿一闪一闪，忽然炸开来，一粒火星飞到桌边的一捆灯草上，灯草燃了起来。家人七手八脚将火扑灭，却不知是吉是凶，皆惴惴不安，老爷则大喜：这灯花儿是送子娘娘送来的儿子？果然，10个月后，太太生下一个儿子，老爷老来得子，遂给儿子起名“灯草”。

——还有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人变蝴蝶成了夫妻；

末了，还反反复复地唱那首《娇阿依》：

一个铜钱滚去滚来，圆来圆去它圆过街吔

娇阿依——

昨夜前夜连夜梦呀，夜夜梦见娇回来

左望右望前望又后望，没见娇的面啰——

娇阿依——

你在大江小江湖南贵州他乡投梦来哟

寨子里的人都爱唱《娇阿依》，但谁都不如祖母唱得动情，那真是让人心伤肠断。到最后，祖母唱了上半句，下半句还含在口里，就泣不成声了。这时候，我就去揩祖母脸上的眼泪，把头在她胸前蹭蹭，蹭着蹭着，她慢慢就睡着了。这时候我却睡不着，想到头顶就抵着揭柜，揭柜里装满祖母红红绿绿的老衣，带着狰狞的气息在黑暗里翻卷，我就害怕得整夜不敢入睡。更深的恐惧是，那些五彩的老衣就在她的头顶，日日夜夜，虎视眈眈地催逼着她，催她归去。

遇到六月六晒霉，祖母在院子里两棵李树间拉上一根棕绳，用大竹筛把老衣端出来一件一件晾晒在绳上。那些五彩斑斓的老衣像灿烂的虫羽，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烁烁，展翅欲飞，像要带着祖母离去。这时候，我总忍不住大叫一声：“奶奶！”她坐在廊檐下的阴影里打盹儿，听到我的叫声，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咳了几声，又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我这才安下心来。

我10岁那年秋天一个阴雨的午后，祖母心脏病发作，一头摔倒在地，不省人事。等邻居七手八脚把她搬到床上，我赶集的父母才赶回来，姑父母也赶来了。这时祖母睁开双眼，看着围在床前的儿孙，已口不能言。在乡间，得心脏病的人极少，这是祖母一生极度坎坷悲怆，屡屡伤及心肺所致。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母亲与姑母为她洗净身子，一件一件穿上那些老衣。最后，她安卧在一口黑漆棺椁里，全身上下富丽堂皇。她终于要去作远客了。亲人们围着她哭泣。而我觉得此刻的祖母不像即将远行，更像一位陌生的闯入者，从另一个世界来到我们中间，苍白，脆薄，像一只古代的皮影，锣密鼓紧，她却迟迟不肯起身开演。

多年后再想起这一幕，我总疑心我的祖母走得如此仓促，是因为那些老衣像华彩斑斓的昆虫羽翼，它们频频振动的声音，催促得祖母失去耐心，最后，她的身体安上那些羽翼，翩翩远去。

（摘自《花窗》，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巫辞：今夜

□冉仲景

今夜，我要拜访葡萄藤
看看她能不能把道路和方向
借给我渴望甜蜜的妹妹
我要和蟋蟀签约
贷走他嗓音里的全部银币
好为失学的星星筹齐
子丑寅卯四个学期的学费
当然，我还得为劳累了一辈子
终于跌倒在哮喘里的父亲
生火，熬药，捶背……
太阳早已陷落于遗忘
我还得爬到山顶
张开双臂迎接它的再度君临
亲爱的命运，你为何让我
看见了这么多苦难
为何让我有爱，并且爱着

（摘自《米》，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四公里，五公里

□张远伦

四公里是一个地名
四公里有一个轻轨站
四公里的天桥上
有一个卖红薯糯米饭的老人
四公里的殡仪馆
火化过我的一个亲人
有一次我在轻轨上睡着了
误入五公里
我下车，转身，换乘
把现实世界倒了过来
此刻的五公里
是一个巨大的搬运工
我是一个从梦境里
走失的神经元
五公里车站多么安静啊
静得可以听到铁轨发病的声音

（摘自《两个字》，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和阳光同居

□杨 见

阳光被春天委派来
照射我正午的黑暗
我这一生有太多黑暗的死结
我老眼昏花无法解开
我阴暗发霉
卡在生活的地牢门间
大半生都没能出人头地
我想和阳光同居
我想用光线把自己吊死
我想把最后一口气出得金光闪闪
我想用阳光把自己制成一只烤鸭
奉献给姑娘让她们好好饶嘴一回
我想在自己的全身上下
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在星期六和星期天
站出来光彩照人
混一口青春饭吃
直到消化不良病发食欲不振
我还想做阳光最后的情人
朝朝暮暮
一辈子谈笑风生

（摘自《三只雁飞过》，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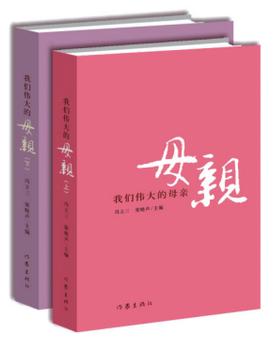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

“阳光姐姐作文之星”

伍美珍 主编
2015年4月出版

“阳光姐姐作文之星”作家版第一辑是儿童文学作家伍美珍编选的新作，分为《我是极品淘宝控》《假期先生你别跑》《神奇恐龙复活事件》《我的外号是“圣诞姥姥”》4本，倡导童年写作，贴近儿童生活，激发儿童创造力。收入阳光家族“同题作文PK赛”中的优秀文章，按“编节日”、“外号”、“口头禅”等儿童熟悉的校园生活兴趣主题分类编选，由儿童文学作家樊发稼、刘崇善、沈石溪、伍美珍、郁雨君、谭旭东、安武林、余雷、孙卫卫、王勇英等评审团老师点评指导。小作者们在不同主题下自由发挥，作品灵感十足，想象力丰富，文字形象生动，描写细腻真实，叙述过程中奇思妙语不断，每一篇作品都令人耳目一新。评审团老师的点评有的放矢地指出其中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对童年写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我们伟大的母亲》



冯立三 梁晓声 主编
2015年2月出版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伟大的母亲》是有穿透性的檄文，也是一部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立场，呈现中华民族母亲伟大形象的散文经典。该书汇集了海内外130多位华人作家的作品，是他们集体向母亲的感恩，这是最为隆重的文化仪式，成就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母亲哭吐精诚的一次幸福的情感宣泄。

《三余堂散记》

商震 著
2015年3月出版

诗人以笔记的方式写随笔，因其发散性思维，也因其不时的灵光闪现，使其作品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颇值一读。商震在《三余堂散记》中，出没于中国古典文论与当下生活现场，全书有仙气、有地气，也有锐气。合而观之，则是以性情胜。有性情则有活色，有活色必能生香；活色生香，然后可读。

《天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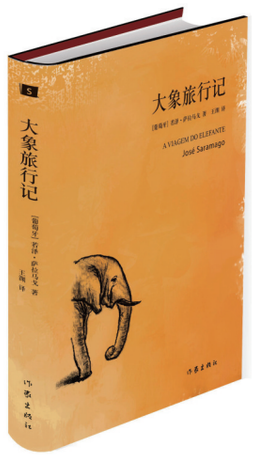
蔡骏 著
2015年4月出版

蔡骏长篇小说《天机》包括《沉睡之城》《罗刹之国》《空城之夜》《末日审判》四册。

《天机》形式上是悬疑，而内容上是寓言，更是人类未来的预言。它充分挖掘都市人心中的恐慌，把主人公单独面对熟悉而陌生的城市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故事从一个中国去往泰国的旅行团开始。这个旅行团由包括警官叶萧在内的16个年龄职业不同的人组成，他们的目的地是前往位于泰国北方的兰那王陵。一次平常的旅行，命运却在冥冥之中被改写。有人惧怕光明，遁入黑暗；有人遗失本性已久，生死关头却以死大写人生；有人为爱心碎，又身亡山魈爪下……生的欲望驱使他们继续寻求突围。他们正在接近真相，然而悬疑未曾减少——有人侥幸窥见天机，正待道破却意外身亡；有人秉性软弱，难挡诱惑深入“蝴蝶公墓”；有人18年前欠下孽债，注定要在这遥远的空城以命偿还……

《大象旅行记》



【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著
王渊 译
2015年5月出版

一头来自印度的亚洲象被葡萄牙宫廷作为礼物送往维也纳。一路上，象夫与士兵护送着大象，经历了种种荒诞离奇的遭遇，最终历尽艰辛抵达目的地。

小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作者借大象之旅的见闻，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进行了批判：权力的专横、教会的荒唐、民众的愚昧等都是作者关注的重点。而大象的旅行也是人生的譬喻，书中传达出作者深刻的生死观，融合其诙谐、宽容和想象力丰富的文风，成就了这部萨拉马戈晚期的最重要作品。